

宁波伏跽室永寿街历史文化街区自去年7月改造启动以来,一年过去了,改观不少。每经过伏跽室,看到古色古香的墙门,总感到亲切。这一带街区,旧时曾是名流望族聚集之地,冯君木、冯孟颀、赵叔孺、沙孟海、葛夷之、顾清廉、钱罕等人,都在街巷间出入。时光流转,一切归于历史深处,冯孟颀的伏跽室却留存至今。



▲冯孟颀先生像

▶伏跽室内景



# 书传千秋 德泽后人

赵淑萍/文 史凤凰/摄

## 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的题跋

冯孟颀(1886年—1962年),名贞群,字孟颀,一字曼孺,号伏跽居士、妙有子、孤独老人,慈溪(今江北慈城)人。伏跽室是他的藏书楼。他逝世后,家人遵从遗嘱,将11万卷藏书和藏书楼一起捐给了国家,化私为公,显示出位藏书家的大境界。

为了利于保护,伏跽室的藏书如今已转移至天一阁。这些书,因为冯孟颀生前用心呵护、修复,大部分品相不错。

天一阁博物馆副馆长饶国庆一直从事伏跽室藏书的研究,尤其专注于那些题跋。冯孟颀在藏书过程中,对古代典籍做过深入研究,作

了许多题跋。这些题跋散见于各书之中,内容记述书籍版本、入藏时间及来源等,不仅有特定的学术价值,而且记载了不少书人逸事,可读性、趣味性兼具。在题跋中,能够看见一位藏书家的心路历程。

在《抱经楼藏书志》题记中,明确记载冯孟颀是在23岁时开始藏书的。他还提到了另一位藏书家沈德寿。作为同行,冯孟颀佩服沈的鉴别能力,而且经人介绍,“与之通函往来,互假传录”。但是,一次他托沈去访各省通志,沈在途中遗失,且坚称不是自己的责任,于是“绝函不通”。虽然绝交,他还是对沈有很高的评价,说沈识字不多,但能从事

藏书,“为今人难得可贵者”。因书结交,因书绝交,但不影响人对事的评判,这真是藏书家可爱、执着的一面。

《坡仙集》的题记,读来令人感动。冯孟颀八岁丧父,其父生前也酷爱藏书,建有“求恒斋”,留下两千册书。父亲遗留的苏轼文集,有朱笔评点,但有两卷缺了,只好“屏置篋中久矣”。某年二月,冯孟颀在西郭冷摊翻检旧书,得到残本《东坡集》数十册,捆回来,《坡仙》两卷赫然在目,而且严丝合缝,正是父亲缺失的那两卷。“是集传本颇多,得之亦未足矜,然以先人遗籍,而合并之奇又

若是,是诚非偶然者。付工装讫,辄墨数行于卷端,以识吾幸。”寥寥数字,喜悦之情跃然纸上。

又如《鬼谷子》三卷,曾经被汉奸陆懋仪强借去,流散在武林市肆。后来俞子良收了还给冯孟颀,可谓得道多助,失而复得。

读题跋,饶国庆感觉自己越来越深入地了解了冯孟颀老先生,包括他的一些思想和生活的幽微之处。他说,冯先生虽然“伏处乡里”,但绝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相反,他的思想一直是与时代“接轨”的,在题跋中,他会写到时局,会写到天灾。令人感动的是,这位平时深居简出的人,在1925年至1927年风云激荡、战乱频仍的时候,还外出访书。1927年,他避难上海,还访得民国十三年贵阳金氏十梅馆刻本的《战国策》。

录学家。

20年后,郑振铎重返宁波,这次他的身份是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在甬期间,他多次造访伏跽室,畅聊书籍。冯孟颀告知郑振铎李氏荫楼的藏书中有明刊本《天工开物》时,郑振铎异常兴奋。经过努力争取,荫楼主人李庆城将其所藏典籍2800余种30431册全部献给国家,分藏于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这是郑振铎甬以来最大的收获,冯孟颀的介绍功不可没。一次,郑振铎与冯孟颀聊到兴头上,抛出了一个大胆想法:能否将伏跽室所藏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国家可以支付20万元。冯孟颀没有当即答应。对于此事,冯孟颀晚年曾对其外孙陈振泽提及:“郑振铎局长要花20万元买我的藏书,我没有答应。一是,我还没有想好。二是,我还要研究,离不开它们。”

1956年,郑振铎第三次来到宁波。这时冯孟颀70周岁,郑振铎58周岁。冯孟颀、朱赞卿、马涯民、杨菊廷等共进晚餐,谈得很投机。

1958年10月,郑振铎率队出访苏联途中,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其所藏的“幽芳阁”“勿秋山馆”10万册藏书由其后人捐赠给国家。消息传来,对冯孟颀触动很大。冯孟颀多次在家人及朋友面前表示,要以西谛先生(郑振铎字)为榜样,将藏书捐赠给国家。1962年3月31日,冯孟颀去世后,冯氏后人将伏跽室11万卷藏书捐赠给宁波市人民政府,实现了冯孟颀的愿望。

天,而伏跽室内,冯孟颀专心整理方志、著述。他个人著作不多,编校的却很多。几十年间,他编纂有《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四册十卷、编有《伏跽室书目》六册、《续记刻目》四卷、《汉字简化溯源表》一卷、《钱忠介公肃乐年谱》一卷、《续编附录》两卷、《鄞城古甌录》一卷、《晏子春秋集注》八卷、续订唐元结集《饌中集》一卷等。与马涯民合编《鄞县通志·文献志》。

如今,伏跽室作为冯孟颀先生的纪念馆,里面陈列着先生的生平事迹。正厅前方,摆着先生的胸像。先生一脸正气,庄重肃然,那门外的花开花落、云舒云卷尽在眼中。他的楼、他的书乃至他自己,因为一颗无私的爱国爱乡爱文化的心,化作了一座丰碑,真正是德泽后人。

(本文有几处参考了骆兆平、饶国庆、贺宇红等甬上学者的研究文章,深表感谢。)

## 藏书路上的良师益友

冯孟颀为人低调务实,淡泊名利,他无意闻达于世,但一些社会名流十分乐意和他交往。那些师友,如冯君木、马衡、赵万里、张寿镛、郑振铎、马廉、沙孟海、马涯民、张美翊、谢国桢、夏承焘、钱南扬、陈乃乾、杨菊庭、朱赞卿等,都是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名字的学者和藏书家。他们有的居住在宁波,有的居住在杭州、上海、北京。冯孟颀和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可谓“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冯君木和郑振铎,是对他影响较大的两个人。冯孟颀的祖居在江北慈城。慈城冯家,被誉为“金川世家”“南省名家”“明州望族”“冯半城”,子孙多俊才,足迹遍及海内外。近现代名人冯君木、冯孟颀、冯定,

当代名人冯骥才、冯根生等,都出自这个家族。冯孟颀的祖父冯溪桥以办松江府委县盐务起家,后迁居宁波。冯孟颀8岁时,父亲离世,依靠祖父和寡母抚养成人。

冯君木,名冯开,是慈溪四大才子之一,人称“回风先生”。他是冯孟颀的族叔,也是他的老师,这叔侄二人秉性相像。冯孟颀的好友张美翊曾说冯君木“天资敏慧,为人持重而仁厚,有回风之遗”。

冯孟颀16岁跟祖父来到城区宁波。恰逢被称为“近世之赵孟頫”的书画全才赵叔孺欲举家迁往上海,于是由冯君木促合,赵家把四合院老宅卖给他们。而且,族叔给他的藏书楼取名“伏跽室”,是勉励冯孟颀“伏处乡里不求显,而致力于学”。冯孟颀潜心

于版本目录之学,终日埋首考证,惜时如金,很少外出。他一生的行迹,最远不出沪杭,真正做到了“伏处”。冯君木晚年说,学生中有成的当属沙孟海和冯孟颀。此话不虚。

如果说冯君木于冯孟颀的影响,是在学识、品行方面,那么,郑振铎对他的影响,是在藏书方面。1931年夏,郑振铎从英国回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巧遇赵万里,二人谈及天一阁藏书之事,遂相约同往宁波天一阁访书。二人到宁波后,住在马廉家里。他们两次谋登天一阁,却因为范氏族规,被拒之门外。在冯孟颀的引荐下,郑振铎拜访了藏书名家冯孟颀、朱赞卿、孙翔熊等人。郑振铎文中提到,初次见面,冯孟颀和朱赞卿“尽出所有,以资探讨”。而且,伏跽室多姚燮稿本,郑振铎还抄得姚燮《今乐府选全目》。随后,他在《清华周刊》第39卷第8期上发表了《姚梅伯的〈今乐府选〉》一文。他纠正了钱南扬关于《今乐府选》的错误说法,并公布了他在伏跽室所抄得的该书全目。同时,在该文中郑振铎还对原作者(姚梅伯)书中存在的问题一一作了校正,并客观评价了姚梅伯《今乐府选》的价值。而冯孟颀自从听到郑振铎和赵万里两位大家关于藏书的对话,内心深受震撼,或许就是从这一刻起,他立志要做一个出色的版本目



伏跽室和所在的历史文化街区

## 经世致用的藏书观

冯孟颀的藏书非常正统,这跟冯氏家教有关,同时也是受浙东学术经世致用的影响。他不收术数、艺术、小说、词曲,只收经、史、子、集,其中又以史部、集部居多。藏书中,有大量钞写本和稿本。每有好书,不惜重金购之,可遇不可得的,就求而钞之。冯目中最多的是清钞写本、稿本,尤为罕见的是名人手稿,如徐时栋烟屿楼钞写本18部、烟屿楼稿本10部。此外还有姚燮稿本《夏小正求是》《复庄文稿》等,钱罕的手抄本《屈子骚》、全祖望眉批的《李、杜、韩、白四家七古》。还收有冯一梅、冯可铺、周道遵等地方文人的原稿。这些数量众多的钞本、稿本和名人手稿,有助于后人了解浙东学派的学术状况,是伏跽室藏书

的最大特色之一。

对地方文献,冯孟颀情有独钟。他收集屠隆、沈一贯、沈明臣等明人书籍近百部,清代黄宗羲、董诰、姜宸英、董槐、全祖望、徐时栋等近百位地方名士之作。近人中,则有他自己和一些师友如冯君木、林集虚、张寿镛等人的著作。他本人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是热门之书,众人争相借阅。而他收藏的张寿镛的《四明丛书》,卷帙浩瀚,种类繁多,共收录地方文献178种、1177卷、533册,更是集地方文献之大成者。当初,张寿镛先生编《四明丛书》时,冯孟颀就积极响应,拿出伏跽室珍藏版本多种及辗转搜寻来的地方文献。他还在丛书的选题、编辑、考校、序跋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伏跽室藏书中还有多姿多彩的藏书印。有些书,是冯孟颀辗转觅得,书籍流转的次数越多,藏书印就越多。名人印鉴,出版家、印刷家印鉴,藏书家印鉴,普通印鉴,朱痕累累,满目光华。这些印章,就是一部书的流传史。

有些藏书家聚起古籍孤芳自赏,有些藏书家则是待价而沽,可冯孟颀藏书是为了读,为了用,只读不卖。他还乐于传播、分享。20世纪30年代,作为鄞县文献委员会主任,他在宁波中山公园的一幢小木楼里办公,来查资料、求证、请教的人络绎不绝,他有求必应。后来,抗战时局吃紧,为安全起见,鄞县文献委员会搬到伏跽室的“求恒斋”办公。外面,烽火连

杨小娣

朴实纯粹和草根智慧,是章家良留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就像一股清流在乡间潺潺流淌,滋润着一方山水村落。章家良是宁海前童岭根村人,出生于1963年,早年画连环画在宁海乡间十分有名。连环画在民间拥有极强的生命力,在那个文化娱乐极度贫乏的时代,连环画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不过,章家良会的“绝活”可不仅仅画连环画,他对工艺美术、国画、书法等,都有一定造诣与研究。这些艺术特长,有天分和遗传因素,更与后天的勤学苦练分不开。



章家良在创作中

章家良学书画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其父写得一手好书法,家中收藏有潘天寿的《牛》《松树》和吴慈寿的《钓鱼》等名家字画。上小学时,章家良就对书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以《芥子园画谱》为模板,以写书法的笔法去画画,遵守中国画“强其骨”的线条基本要求。高中时,郑国宁校长特意登门对他父亲说:“家良这孩子是个学画画的料,可学校没有专业美术老师,应该到外面找个好老师来教。”父亲便想到了当时颇有名气的柴时道先生,委托郑校长带去。

柴先生和蔼可亲,令章家良感动的是,柴先生没有把他看作乡下的穷孩子,一番小小考量后,即收他为学生。从那天开始,章家良就把柴先生当作父亲一样来敬重,专心致志地跟他学画。柴先生不仅教章家良绘画技巧,随着学画逐步深入,还教他绘画理论、传统技法。柴先生说,学中国画要懂得六法论,要掌握“六要六长”的画技。如素描,要用到密集的线条,所以要学好短、齐、快的方法,掌握上下、明与暗的关系,线条连接不能有断裂,要形成一根线。如画人物,要掌握对象的内在结构,有真情实感,才能把人的动态、神态画得逼真,惟妙惟肖。如画石头,握笔要掌握劈斧、马牙、牛毛、披等前人总结出来的画法,并且要做到石分三面……

柴先生教章家良画画的同时,还教他学书法、作诗、学篆刻。柴先生说,一个出色的画家,诗书画印缺一不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是中国画的最高要求。后来,章家良学会了先吟诗再创意构图再作书画。最让章家良铭感的是,学画三年,柴先生不仅分文未取,无私地培养他,还帮他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际问题,点点滴滴的小事中凝结着师生情谊。柴先生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了章家良后来的为人处世。

1981年,章家良高中毕业,在柴先生处学画三年也结业了。本想报考浙江美术学院,当时正值部队征兵之际,听说章家良会画画,部队领导争着要人。章家良的身体检查结果很好,又有高中学历,就去了南京军区,从事警卫、宣传等工作,还干过陆军中的水兵。参军之前,他向柴先生道别。柴先生很高兴,当即画了一幅《奔马图》,并勉励他在部队好好工作、努力画画。柴先生的话,章家良一直记着,在部队的6年时间里,他从未放下过自己的画笔,并因此获得了许多成绩。

因为宣传方面的特长,章家良从团里调到了师里,继续从事宣传、画画等工作。在南京,他接触到一些金陵画家,比如画花鸟画的陈大羽。后来又认识了山水画家钱松岩,受其影响很大,业余时间跟着学了六年。章家良深受钱老师喜欢,也被钱老师戏称为“警卫员”。章家良曾经用整整一年的时间临摹潘天寿的画,钱老师告诉他,学画要有自己的个性与特色,学潘天寿很好,但也不能迷失自己,要保持自我的清醒。

1986年复员回家后,章家

# 章家良：心中那个清澈的梦

良继续拿起画笔作画,并成为中华章氏书画院画师。为了谋生,他先当过三年中学美术老师,他的教学一如自己画画般认真、严格,所以他的学生基本功扎实、升学率很高。他也从事过工艺美术工作,时间长达16年,做的是彩绘描金等工艺。彩绘描金历史悠久,是我国漆饰中的一项传统工艺,可以把家具器物装饰得富丽堂皇。章家良在董小海、董时化等老师傅的传授下,不断学习、探索、实践,进步很快。1995年,中国美术学院董中焘先生和九年制美术教材总编徐英槐二度来宁海指导,观摩了章家良的古代仕女绘制工艺,十分认可彩绘描金这个传统工艺的难度和特色。章家良也力求打破传统对称式构图,努力尝试灵活多变的题材,他醉心于山水、人物、花卉等,以金代墨,让彩绘描金这门古老的工艺焕发生机。他的彩绘作品散见于各地古戏台、祠堂,新昌大佛寺壁画、宁海霞客居进门壁画等也出自他的手笔,他还创作了章仔均连环壁画、《清明上河图》等大型繁复的彩绘描金……

不管在生活的河流里如何飘荡,章家良从来没有忘记心中的那个清澈的梦——对绘画艺术的不断追求与精进。他认为绘画不能太考虑名利,心思不够纯粹就画不好。

章家良的国画山水入选过中国书画精品展,经常去江苏、安徽、甘肃、台湾等地交流;他既去庵堂庙宇画壁画,也承接过省级政府出资的大型人物故事创作;他潜心作画,静种菜筑篱。既能随俗,又能离俗。清澈、明净,不夹泥沙,这就是章家良的为人风格。



章家良为福建省建瓯市创作的大型历史人物故事画(受访者供图)